

介紹購買抵當田房的特點
1、沒有移書押畫字費
2、沒有代書契紙費
3、并替買方進請地鄰街正
4、并有律師為公證人
5、并圖詳細經界正確
9、測圖詳細經界正確
行址：南新街

出廟開鐘。望着自己的手錶。撥準二點半。叮噠。

要我實說，部下又如
何答覆呢？（未完）

傀儡之醜態

卽托腹疾辭去。此事至今，猶留爲東北、社會人士之談柄焉。

○鄭逆餽，自隨薄叛
○電茄，國投日後，
卽任所謂國務總理，官

笑俗
敬輯

(論語)
街雖大，却無實權，而其傳聞，猶不及官關東司、令部之馬弁，一切政治固不敢問，反須日侍日顧問之旁，聽候馳策。○有日，顧問曰：小川三郎者，性尤剛愎，對諸地輒隨指氣使，鄭頗爲不憚。○六日，因談某事，致觸小川之怒，竟餽以東洋電茄五枚，「此日懸語即擱耳光也。」未完

面前開鐘。望着自己的手錶。撥準二點半。叮噹。叮噹。敲

（司法唱）說反把人傷，我們現把這重難下場，（書記唱）說多位東安里去，八日唱）若不戰一場，（戰一場，）後請大家把小日唱）判太銀洋，（來至在東安，）（幫腔）叫停在那旁，

（五人下了汽車，走向孟林介）你把汽車，開開衝去，若太太問你，我們在那裡去了，你就說，我們到少城公園遊耍，過着城防部，何處長，約去打牌，不久就要回來，照我這樣話，向太太說，不要從中露意，這裡有鈔票一疊，你拿去用，是獎勵你的，我們自己曉得回來，不要來接，（孟林向丑介）稟老爺，設若太太不信，

（論語）

其得故猶不及官關東，司命部之馬弁，一切政治固不敢問，反須日侍日顧問之旁，聽候馳策。○有日顧問曰小川云：郎者性尤剛直，對諸老輒隨指氣使，鄭頗為不憚。○六日因談某事，致觸小川之怒，竟餉以東洋電茄五枚，（此日總語即擱耳光也）未完

個不住。小谷道：「敲得我腮紅腫。」謝對你「不要鬧吧。」雲仙只做不理會。妻知她鬧鐘。那是一種無線電。她的哥哥就睡在樓下。兄妹倆須先安排。以鬧鐘為號。表示可以敲詐。若然不開鐘。表示敲詐不得。雲生就不敢上樓。今晚小谷。真所謂三十年老娘。倒綁嬰兒。竟被雲仙玩弄於股掌之上。和他講了一回，便道：「來早係黎明就去。」遲則恐被人瞧破的。早些睡覺吧。說罷各自寬衣。登床就寢。小谷頭枕着枕。只聽得樓下有男子聲音。說道：「想大門沒有落門。」雲仙便向小谷說到：「方纔我被你繞昏了。」忘却門門。話聲未絕。微聞扶

梯上有喀喀喀喀的腳聲。雲仙假作驚呆狀說到。哥哥來查看我房間裏。小谷道此已知身蹈陷阱。說時遲彼時快。小谷聽得樓下男子說話便即坐起穿衣。一壁側耳靜聽。及聞扶梯上足聲。不待雲仙辭畢。早已跳下床來。左手拿着大衣。汲汲奔至扶梯頭。雲生不會留意上面有人。只顧拾級而登。走到頂上一級。小谷想好漢不吃眼前虧。還是先下手爲強。便望準來人肩尖上。出其不意就是一掌手。那雲生立腳不住。向後踏個空。一個倒栽葱。十一級扶梯當做一步退下。踏得那

跌下。便飛也似的奔下扶梯。啓門而逃。急煎煎趕至胡同口。跳上街車。說到趕快拉至北京飯店。賞你兩毛錢。車夫只道是個小賊。後面有人追趕。故這般要緊。便打開兩腿。一溜煙奔至目的地。小谷下車給錢。走到房間裏。春帆却巧睡到枕上。但見小谷面容失色的奔回來。便問道。如何。

謝廣德街

訪一子先生

余因解明斷事如神，困難百發百中，久受介紹，特請先生指示。先生見其誠懇，遂將生平所學，一一傳授。先生名一子，字子一，廣東人。其學之精，非筆墨所能形容。余感其德，特刊此報，以誌不忘。

廣告價目

本報銷場普通如登廣告，收效必宏。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，每日收費二角。餘類推。大廣告及大字不在此限。

真乃神醫

黃遠良君以先天氣血虧損，百病叢生。經友人介紹，求治於某醫。該醫診後，謂其病在氣血，非藥可治，須用針灸。黃君遂依其法，不數日，精神煥發，百病皆除。真乃神醫也。

東白濁靈根丸

此丸專治白濁、淋病、尿道炎等症。藥力宏大，見效神速。凡患此症者，服之立癒。每瓶大洋一元，小瓶五角。總發行所：上海南京路某某藥房。

游擊司令

官應銘政績：應銘自任游擊司令以來，勤政愛民，治軍嚴明。其所轄區域，治安良好，民安物阜。其政績之著，實為地方之幸。茲將其政績彙編如下，以昭大信。

愛國歷史 版權所有

王獅帶

長篇小說 第四十回 禁止轉載

宋洪也覺奇異，後見其驚慌要逃走，被黑化逼近馬前，正在危急之時，林登道此時不救，更待何時？寶弟可去問明那員女將，是否大安山的，我去敵着蠻子，若是大安山的，可打一個知會，我取寶弟的性命，如果女將是唐營的，你就休放走她，說罷，一擺腰，躍步上前，與黑化殺將起來。黑化殺將見其勇猛，不敢上前，只在地下盤旋，各施本領。兩軍兵器，磨擦時合，雖是一樣，不過林登的上面有銀，故又名銀月劍，兩人大戰了四十餘合，未分勝負。寶弟在側，見兩人如旋風一般，軍器展開之時，但見紅黑兩團光華，不見人影，不由暗暗叫絕。正這當兒，忽見前面塵頭沖起，飛來一彪人馬，白旗展動，正是南海兵馬，又見左側也沖來一彪人馬，乃是唐營旗號，這是林登、聽見人喊馬嘶，料定援兵已到，惟恐叫人奪了功去，一聲大叫，奮開神勇，恨不得一扇，將黑化打死，黑化得興起，也恨不得一掌，把林登打成肉泥。兩人又戰了三十餘回，此時大安軍同唐軍，俱各住後，以待勝負。林登見急切不能成功，頓時計上心來，當即虛晃一劍，乘勢拔出水晶劍，向鐵欄拿上一領，只聽喀喇一聲，立時削去半節，黑化大驚，連着半節鐵欄，正想逃走，林登一個躍步，逼近黑化面前，劈頭就是一劍，黑化

仙女跳窮措大

王喜甚，以為無意問，何幸得此對象，隨之行由石塘街，過東關頭，出小巷，至一衙堂旁門，女郎停足細語，請勿聲，從我進去，看爸爸回沒有。……坐香閣，狗相助萬事如意……及入門，女郎引王坐於睡房，房內佈置清雅，有沙發時鐘花瓶對聯，書籍畫報等件，女郎初

大明廿七俠

第六回 救難報恩豪客壯舉 殺仇雪恨俠士旋踵

無如賊去關門，絲毫無用，且說馬青鋒一手執劍，一手提頭，到前面仍點醒了兩名更夫，方上屋出街，將首級掛在衙門口橫杆內，僅取了兩粒血淋淋的眼珠，疾由屋上回轉客棧，次日結算了客棧房飯等費，然後混出城去，乘了渡船，過江取路回里，迤向山西進發，正是

第七回

話說馬青鋒得了羅榮，離了南京，過江北返，一路因大仇已報，受相如的恩情，也覺報過，故心中頗覺快慰，那日到家鄉，見了義父義母以及妹子，備了禮品，同往父兄的墳上祭掃，兩粒眼珠，供在墳前，哭了一場，化作了兩堆土，然後將兩粒眼珠，拋棄在山洞之內，滅了形跡，便同着馬忠夫婦，以及妹子，一齊回城，到店休息了幾日，馬忠便欲將店中賬目，以及鄉間田地房產等事，交給馬青鋒，馬青鋒道：『累義父操勞了這幾年，本不心安，如今我初由外而回，來，完全是個外行，差不得多的事，分毫不能，好的義父，在精神尚健，與再偏勞幾時，容我將心事了却，再來接辦。』

急用掌梢往上一擲，林登趁勢，將水晶劍照定黑化咽喉，飛打出去，黑化正要偏頭閃避，林登雙手執劍，看見黑化頭剛一偏，乘勢蓋下，正中頂門，登時將頭打成肉餅，腦漿迸裂，飛濺林登一身，臉都是，大安軍一聲驚吼，驚為公主駱馬當先，宋洪執劍隨後，向唐兵沖殺過來，唐營將士見駱馬陣亡，誰敢對敵，雖副將烏蘇為寇，一驚而出，要與黑化報仇，無奈軍心已潰，賊止不住，驚慌看見兩員蠻將沖出，急一擺腰，直取烏蘇，宋洪敵住烏蘇，交手不到三合，被驚一鎗，打中左腰，回手一擲，貫穿咽喉，當即落馬而死，宋洪早已一交，將烏蘇連挑下戰馬，急又跟蹤追趕，回到本陣已見大安軍，將唐軍重重包圍，蕭方正在指揮，林登一眼看見蕭方，急忙招呼，蕭方回頭，見是林登，不由大喜叫道：『賢侄來得湊巧，現在我軍已將楊際昌圍在中央，眼裏主及一般英雄，均在軍中，賢侄快速重圍，若將楊際昌擒住，功勞不小，說着即命大安軍馬，讓開一條小路，放林登進陣，又恐豹等不認識林登，當將自己，一支軍令，交與林登，並命從軍讓出一匹戰馬，林登聞言大喜，接過令箭，插在背上，也不騎馬，一擺腰，躍步進陣，直撲中軍，尋楊際昌去了，這時驚慌宋洪，連趕唐軍，早已被劉雲李冰娘領兵截住去路，三千唐軍，及四員唐將，只得倒戈投降，驚為公主命將四員唐將，先行押回山寨，聽候發落，所有降兵，暫時押到後方看管，且俟凱旋時再行編遣，又與劉雲等，指示宋洪，並談及林登殺黑化之事，劉雲道：『適才蕭老師招呼一個少年，大約就是此人，現在已入重圍去了。』

打死你

我現在身上沒有，便回去接取如何？女復謂：『你先把我的二十元或十九元好嗎？』……王支吾其詞，女郎知係窮措大，枉費心機，遂轉怒為笑，嗔呼：『快走快走！』爸爸就會回來打死你王比時駭，得面無人色而出，事後查問，傳夫子廟近來，有無如上情形之拆白從，王當答，發現上當者已不少云云。

大明廿七俠

馬忠道：『公子還有何心事未完，怎麼我竟絲毫不知，馬青鋒道：『沒甚的，只因我父在日，受過馬文升年伯的大恩，囑令我報答，我如今尚未報得，此是一件事，再則我所學技藝，雖然已能算得，無如沒有閱歷，總不能成得大器，下山之時，師傅命我須要尋着孝思不置的四个字行俠作義，因此我意欲往外面去訪友，以求深造，順便報馬年伯的恩，這又是一件事，此時如何能罷手，馬忠聞言便說：『公子的志氣如此廣大，志向可是很高，但我有句話奉勸，出外訪友，這事能免最好，當初主人在日，朋友不可謂不廣，及至後來失敗，真肯出力的，却是很少，況文人是文會友，縱無甚好處，却也沒甚危險，緣公子腹中詩書，僅僅有限，所精無非武術，出外訪友，無非是以武會友了，一旦用起武來，說不得，不是舞刀耍槍，便是較拳論腿，那時節豈不危險麼？要在別人，原沒甚要緊，但在公子，乃係獨子單傳，倘有疎失如之奈何，以我之見，報恩二字，那係必可免的事，但也要自己付度，報恩如何報法，馬青鋒道：『我已想過，如今好臣當道，馬年伯在朝，難免不得罪奸黨，如果得罪奸黨，奸黨必然不肯善罷干休，倘然生出事故，豈不是我報恩的機會麼？馬忠道：『公子所說的話，雖然有理，但也要自己量力，不可一味的說怎樣便怎樣，況且馬大人的境况，是否欲人幫助，那還是一件事，依我說，當年主人在日，所受馬大人的恩惠，無非是金錢，公子若能拾去武力，積蓄金錢，去報他的恩，亦是一樣，馬青鋒聽了，知道義父心中，是怕自己仗血氣，鬧出岔兒來，斬却馬氏後代，心下甚是感激，便說義父的話，真乃金石之言，我不日由外去哨探，探，如馬年伯無須我幫助時，我便改變方針，經營商業。』